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三

帝癸上

江都陳逢衡學

帝癸

原註一名桀

路史帝履癸是爲桀桀名也或以爲號爲謚俱非

元年壬辰

前編癸卯后癸元歲

帝卽位

史記夏本紀帝發崩子帝履癸立○志疑案皋與發之名竹書路史所載不同皆未可信惟竹書言帝癸一名桀甚是史誤多一履字不然湯並時名履豈有君臣同名之理乎外紀路史反從史作履癸謬也至索隱引世本謂皋生發及桀疑非杜註僖三十二年左傳云皋桀之祖父是杜不從世本矣高誘註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孔甲皋之父發之祖桀之宗註當染不侵篇云桀皋之孫發之子亦不從世本

居斟鄩

統箋案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葢桀所居也

三年築傾宮

衛案列女傳桀造瓊臺瑶室新序桀作瑶臺金樓子夏桀作爲璿臺瑶室無有云傾宮者惟劉淵林文選註引汲郡古文云桀築傾宮又晏子春秋云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以傾宮屬之紂不知何据路史傾宮註云傾宮作傾瓜淮南子

欹傾高誘淮南地形訓註云傾宮宮滿一頃俱無謂案傾宮當是藏貨財之地謂傾天下之寳皆聚于此

故宮曰傾宮臺曰瓊臺室曰瑤室孫之騄謂崑崙之
上有傾宮旋室桀倣爲之猶未得命名之意

毀容臺

統箋案周紀表商容之閭鄭康成曰商家樂官知禮
容所以禮署稱容臺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
禮官大夫是也桀毀容臺則禮樂廢矣
衡案淮南子夏桀之時櫨社槁而墇裂容臺振而掩
覆高誘曰容臺禮容之臺不行禮故振動而敗又案
惠半農周禮說古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

帝癸三年毀容臺說者以爲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棄之故曰振

畎夷入於岐以叛

路史履癸紀癸不務德自謂天父以羊莘侯哆爲相尹諸斟灌岐踵戎曹觸龍介之闕道其志乃胥爲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于是犬戎侵岐居之

衡案此條疑在周穆王懿王之世錯簡在此不然則犬戎侵岐與桀何涉桀居斟鄩岐並不在邦畿之內何得言入路史本此實與後漢西羌傳同誤

六年岐踵戎來賓

統箋案岐一作跂淮南墬形訓有跂踵氏高誘註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呂氏春秋當染篇夏桀染于羊辛跂踵戎是也大荒北經曰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一曰大踵郭璞曰其人行腳跟不著地也孝經鉤命決曰焦僥跂踵重譯欵塞也又案山海經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曰跂踵之山或卽爲跂踵國故地也

十年五星錯行

統箋案漢志曰歲星曰東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四星皆失塡星乃爲之動易緯河圖曰日月五星同道起牽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皆行其南九

尺畢北七尺觜參北一丈三尺貫東井出鬼南六尺
柳北六尺出星張翼北一丈三尺軫北三尺貫角亢
出氐南二尺出房左右股間出心北四尺出尾北九
尺出箕北六尺貫南斗復至牛此日月五星所行之
常道也荆州占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王者施恩布
德正直清虛則五星順度出入應時人君無德遠君
子近小人則五星逆行變色出入不時
夜中星隕如雨
孫之騄曰日月五星■■桀末年五星交錯枉矢流

火神見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星隕如雨後見春秋魯莊十年又見天官書宋襄時星隕如雨日知錄云星隕如雨言多也㖃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

統箋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霣如雨

公羊傳曰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

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

雨竹書夏桀十星隕如雨者紀年法春秋文也

衡案日月五星圖云桀焚圖誅逢星隕如雨此語不

實据紀年星隕在桀十年殺其大夫關龍逢在三十

年

地震

統箋案周語曰夫天地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烝如是有地震

伊洛竭

統箋案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謂此也余謂桀居斟鄩在鞏洛則伊洛最近何必遠追神禹乎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通志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

恣行亂政以虐其民

孫之騄曰國名紀緡葭姓左傳叔向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杜註緡宋邑高平昌邑縣南有東緡城

統箋案昭四年傳椒舉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山海經季釐之國有緡淵韓非子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戎當是仍之譌春秋昭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郡國志山陽東緡縣春秋時曰緡

鄭環曰案緡少康母家也滅有緡滅少康矣豈特毀容臺而禮樂掃地哉

衡案前編帝癸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

攻克之今据竹書滅有緡在十一年至桀三十一年

已爲湯所滅焉得有五十餘年哉路史敘有緡之克

于伐蒙山之後亦誤据竹書克有緡在前伐岷山在

後

十三年遷于河南

路史餘論桀遷於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

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

三今謂之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

國策謂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谿之陁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

孫之騄曰夏始都河北至是自西河遷于河南或曰河南陽翟或曰河南安邑也

統箋案周書度邑篇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有河是在大河之南也

初作輦

孫之騄曰高誘曰人引車曰輦桀溺妹喜駕人車以

乘之

統箋案爾雅徒御不驚輦者也郭璞曰徒輓輦車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耶又周禮鄉師之職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註曰輂駕馬輦人輓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通典曰夏后氏末代制輦是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原註一作山民○國名紀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今蒙州蒙山郡

原註癸命扁伐山民山民進女于桀二人曰琬曰剡

統箋案楚辭天問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註曰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今据竹書桀伐岷山郎蒙山也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剡非妹嬉也妹嬉有施氏女非岷山也逸註並誤

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剡

統箋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紀年曰桀伐岷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剡今本竹書無莊王事知遺佚多矣○趙紹祖曰案路史羅苹註曰琬曰剡刻名苕華之玉見紀年雖約畧之辭然此亦當為竹書本文

而棄其元妃于洛曰

衛案趙本作棄其元妃于洛陽無曰字以妹喜二字屬下

妹喜

統箋案天問曰妹嬉何肆湯何殛焉似亦以妹嬉見棄為問又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于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則琬剡亦其一也又案管子地數篇曰女華者桀之所愛

也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皆事之以千金女華即女㓔也以刻于華曰女華又案國語曰末喜與伊尹比而亡夏樂府折楊柳行曰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甚其罪耳王弇州四部稿曰竹書紀年桀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則妹嬉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据此則與桀奔南巢者疑爲琬琰而非妹嬉也淮南子曰湯放桀于歷山與妹嬉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未足據也

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衡案桀元年居斟鄩三年桀傾宮則傾宮必在斟鄩無疑其伐有施得妹嬉亦在初年故桀傾宮所以寵妹嬉也至十三年遷于河南挈妹嬉同行故作人車以奉之今以若華之愛奪其寵仍令妹嬉居斟鄩之傾宮故曰棄所謂寵極愛還歇妬深情[illegible]棄是也蓋自十四年以前皆妹嬉蠱惑迷溺之罪而自伐岷山以後則凡桀之不道皆女若女華爲之也國語曰末喜與伊尹比而亡夏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信國語不如信管子据竹書桀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則其時妹

嬉已見棄何得與伊尹比而管子所謂湯事女華以千金者當在桀二十二年囚夏臺之時蓋伊尹行賂于女華而後得釋然則與伊尹比者爲女華不爲妹嬉云妹嬉者後人傳聞之誤也史記亦云桀之亡也以妹嬉豈非衆口雷同遂成定獄耶而洪頤[illegible][illegible]紀年乃据御覽一百三十五改作妹嬉氏[illegible]與伊尹交遂以夏亡陳詩紀年集註本亦然要皆[illegible]國語之過也然予閱御覽八十二引紀年此條棄元妃于洛曰妹喜下有築傾宮飾瑶臺等語與一百三十五互異要當以八十二所引爲是說見補遺

衡案路史帝癸紀復伐蒙山得妹嬉焉下註云列女傳以爲有施得之是蓋以蒙山即有施氏而以伐蒙山所得之女爲即妹嬉也乃又云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以二女御焉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棄元

妃于洛下註云詳紀[illegible]竟以一事分爲兩事而不知岷山即蒙山也蒙山非有施也蓋有施之伐當在伐蒙山之前竹書三年築傾宮爲妹嬉而築也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爲寵妹嬉而有是兆也十三年初作輦爲妹嬉而作也而前編乃云帝癸三十有三載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嬉豈不誤哉又案河圖錄運法云孔甲（孔甲疑是帝發之誤）見逢氏撫女妹嬉帝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此說荒謬然可見桀於即位時即寵妹嬉矣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原註成湯元年

墨子非命上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

史記殷本紀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志疑案本紀止言湯之一遷餘皆不載攷書疏曰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曰昭明居砥石遷于商左傳相土居商邱是三遷也竹書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邱是五遷也路史國名紀云上甲居鄴是六遷也而水經注十九又引世本云契居蕃是七遷也并湯爲八經典釋

文謂八遷惟見四孔仲達數砥石商邱及亳爲三而

連契之居商爲四遷非也

衡案此所遷之亳爲南亳穀熟是也葢自商邱遷於

此其地與葛鄉近孟子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隣者也

又案前編居癸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位湯

始居亳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元祀〕商征葛三十有七載

商湯進伊尹四十載伊尹復歸于亳俱與竹書不合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三墳補逸孟子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葢屢言之以

明聖人去就不常惟義所在耳非定以爲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囚湯次年釋之自後商邁歲征伐以迄于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夏之理哉蓋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待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輔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不憚煩哉且桀于末年即龍逄已殺之矣何難于殺尹也

鄭環曰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湯元年聘伊尹于

莘郎貢之于桀以爲用之以治一國不如用之以治天下桀正而天下安矣孝莫大于諭親于道忠莫大于以人事君文王薦膠鬲亦此志也

衡案湯聘伊尹及尹相湯之事自當以孟子爲正然戰國以來狃于割烹要湯之說正復不少墨子伊摰有莘女私臣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已相又云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韓非子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親習

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曾連子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爵冠于伊尹酒保立爲世師楚辭天問註伊尹始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于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世紀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遂嫁女于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獨異志伊尹負鼎于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

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謂國亦如是矣遂以為相以上諸說各逞私臆舉不足憑仁和翟灝四書考異謂割烹出伊尹說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是則謬悠之論其來已久後儒幸得折衷孟氏賴以掃穢斬絲不然沿譌襲誤將何所底止耶獨新語云伊尹負鼎屈于有莘之野修達德于草廬之下躬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為天子之佐斯言實為近理然則所謂負鼎者特指其懷道抱器而言蓋說以至味則

有之而親爲庖人則未也至呂氏愼大覽謂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猶親自射伊尹則尤不經之甚者也今竹書云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聖賢出處磊落光明可以闢戰國諸說及呂氏之妄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衡案金樓子云作女房之歌即是時也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史記殷本紀伊尹去湯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

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

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

路史帝癸紀伊摯帝之酒保也醜夏而耕于商陜商契之後有子履者天錫勇智得禹之籙以七十里爲方伯聞摯之賢三往聘而不至既而幡然就商說以

伐夏救民於是每進之夏桀愈自賢矯誣上天簡賢附勢率遏衆力女嬀女方夏賢臣也亦逐去之摯旣醜夏三年復歸于亳遇諸北門蟬連歎知夏命之將墜也乃遂相商鳩方世皆以爲湯臣非也不期而會曰遇豈吾國之臣而曰遇哉蓋伊尹在夏時二友云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

逸周書史記解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衡案有洛即洛伯用之後鄭氏環謂古葛與洛通孟子湯一征自葛始即有洛也未知是否

遂征荆荆降

統箋案周頌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在昔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統箋案夏本紀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曰獄名皇甫謐曰地在陽翟是也金匱曰桀怒湯囚之鈞臺置之重泉杜預左傳註河南陽翟有鈞臺陂一統志

夏臺在河南鞏縣西南即夏桀囚湯處是重泉亦作夏臺之土室也天問曰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誰使挑之朱子集註曰重泉地名在左馮翊史記所謂夏臺也然漢馮翊重泉縣在今西安府華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秦本紀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者也安得一之洪興祖楚辭補註亦以爲馮翊重泉皆誤

衡案前編甲申四十有二歲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較紀年遲二十年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衡案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鈞臺寘之重泉嫌于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今据紀年帝癸二十年伊尹歸商二十一年商征有洛遂征荊二十二年商侯來朝命囚于夏臺蓋怒其用尹而擅兵是以趙梁之諛得入也今以行賂女華幽逆二人故桀遽釋而賞之贊茅其實囚非以其罪賞非以其功也或溺之主大都如是又案世紀云夏桀無道梟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于夏臺而後釋

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路史亦云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而得釋今据紀年殺龍逢在帝癸三十年則商侯之囚非以此可知矣又案尚書大傳云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今大傳無見御覽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今大傳無見路史註是諸侯賓商之明驗也

二十六年商滅溫

孫之騄曰郡縣釋名曰溫縣本周畿內邑後蘇忿生

封于溫漢始置溫縣從國名也路史溫巳姓子今孟

之溫西南三十有古溫城

統箋案括地志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三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四

江都陳逢衡學

帝癸下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

統箋案郡國志東郡濮陽古昆吾國前漢書古今人表有昆吾師古曰姒姓國也世紀曰河東安邑縣有昆吾亭疑此伐商者乃姒姓之昆吾與桀同姓故因爲桀而伐商非必定是濮陽之昆吾也

鄭環曰鄭語已姓昆吾師古以爲姒姓誤統箋以河

東安邑有昆吾亭而疑其爲妘姓之昆吾不知鳴條
之役昆吾駐兵于安邑故亭以昆吾名非有兩昆吾
也

商會諸侯于景亳

統箋按昭四年傳椒舉曰商湯有景亳之命郡國志
梁國蒙縣劉昭注引世紀曰有北亳卽景亳湯所盟
處又案有景山故名景亳

遂征韋商師取韋

鄭環曰郡國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統箋引鄭語彭

姓豕韋則商滅之爲證而不知商指武丁而言非湯也又引人表謂有劉姓豕韋不知劉累更豕韋之後爲御龍氏未嘗命爲豕韋氏也帝昊元年豕韋早巳復國安得有兩豕韋耶由以韋顧旣伐之韋爲豕韋故輾轉滋悞如此

遂征顧

三墳補逸孟子稱湯十一征沈約以爲九征考竹書湯所征國有洛也荆也温也昆吾也韋也顧也夏邑也三朡也并葛爲九余疑下文陑亦國名然亦不及

十一之數

統箋案古今人表有鼓師古曰即顧國也史記索隱曰郡國志顧在東郡廩邱縣北今曰顧城春秋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盟于顧即是城也

衡案紀年湯九征指其地孟子所云十一征乃謂用兵十一次非必定指十一國也據竹書二十一年征有洛鄭氏環謂洛即葛所謂初征自葛也遂征荆荆降二也二十六年滅温三也二十八年征韋四也遂征顧五也二十九年商師取顧六也三十年征昆吾

七也三十一年征夏邑克昆吾八也戰于鳴條九也

征三朡十也戰于郕獲桀于焦門十一也故曰十一

征而無敵于天下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衡案呂氏春秋先識篇云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

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

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

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

臣自歸於商大紀云夏桀鑿池爲離宮男女雜處三

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即此事也又案淮南子云終古太史令奔商三年而桀亡今据紀年終古出奔在帝癸二十八年閱三年而桀亡與淮南子合前編係之五十有一歲誤又

三墳補逸云商史見竹書者僅此蓋賢人也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統箋案詩韋顧既伐是湯先取韋後取顧也

三日並出

衡案三當作二尚書運期授云黑帝亡二日並出識

曰桀無道兩日照荊州占兩日出天下有災夏以兩日亡京房曰兩日並出天下爭王世紀兩日鬬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日月五星圖桀末年兩日並鬬論衡時兩日並出博物志夏桀之時見二日金樓子亦云夏桀時兩日並出黑光徧天以上諸書皆云二日是三當作二也

費伯昌出奔商 統箋案夏后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此費伯蓋其後也

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

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

衡案論衡云時兩日竝出東者焰西者沈費昌問焉夷答云東若爲商西爲夏乃徙族之商又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今据紀年費伯昌出奔商在二日竝出之後與論衡博物志合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於河

孫之騄曰金匱曰桀時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敗桀以爲妖言殺之期年一旦岑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上反居下耆老諫而殺之六韜作瞿山世紀云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傑也

三十年瞿山崩

孫之騄曰詩推度災曰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以亡外紀堯山崩庚山亡五行紀夏末年瞿山地

一夕爲大澤深九丈九年湯放之

衡桀瞿山即岑山崩爲大澤耆老諫而殺之見金匱

並路史註又桀搜神記夏桀之時厲山亡

殺其大夫關龍逢

呂氏春秋愼大覽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符子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觀君之冕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

韓詩外傳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

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立而不反朝桀因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
博物志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
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又爲
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
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
路史發揮關龍逢桀之大夫也其當時之死君臣之
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耳其在竹書始以
爲諫瑤臺新序則以爲諫酒池然其爲諫一也及其

死也韓子以爲傷其四肢而劉向則以爲拘之其事
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孰爲信耶遠汲冢
張華書則更以爲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語
台嘗言之夏桀之惡好貨便佞戮諫嬖嬉一事足以
亡矣說者又何必過爲之說而俾人之不戒哉汲冢
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
尸二子乃云爲象廊玉床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
帝道掩而不興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
注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豈非

過甚之言乎韓嬰詩傳更謂糟邱足望十里管子載
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于三衢衆言殽亂蓋曰
不如是不足謂之桀爾徒使後世庸君僻主多爲不
義鬪諫則拒曰吾之罪未至于桀也豈不失諸
孫之騄曰戰國策桀聽讒而殺其良將注以爲逢則
兼將也潛夫論桀之大夫寰宇記龍城在長垣縣東
南二十里昔夏桀臣龍逢所居因以爲名今城東有
關龍逢墓墓側有祠
統箋案通志曰桀有暴臣干辛陵轢諸侯諫臣左師

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

衡案尚書帝命驗云桀無道殺關龍逢絶滅皇圖壞亂歷紀殘賊天下賢人遁逃淫色嫚易不事祖宗又云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舊註謂玉鏡喻清明之道噬虎喻其暴虐似非案玉鏡謂終古龍逢即孝經援神契所謂折其玉斗失其金椎者也噬虎謂在位之

小人又論語陰嬉讖云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旦有金版尅書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注謂殺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路史關龍逢作豢龍逢又云其當時之死君臣之間必有曲折第後世不得而聞之耳余謂龍逢之死葢因諫瞿山崩而見殺即金匱所謂耆老是也龍逢身處危亂之時正色立朝外掌兵權內總朝政是葢干莘岐踵戎輩所欲斃而甘心者第以老臣秉國前此進諫尤未若今日之甚故桀尚優容之

迨至瞿山旣崩而逆鱗之批志期必得故觸桀之怒而加害也今據紀年書殺其大夫關龍逢于瞿山崩之下與金匱合而諸家之詭聞異說悉可以廢矣前編亦云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是爲得之

商師征昆吾

鄭環曰二十八年昆吾伐商黨桀爲惡至是商始征之葢因昆吾之在夏邑故乘其虛而攻之也

冬聆隧災

孫之騄曰韋昭曰聆隧地名始夏之興靑㵎止郊雨

金櫟陽而祝融降于崇山及是回祿信於聆隧容臺覆岱淵振庚亡瞿豬而湯之里社鳴焉亦天命之反鄣也呂覽天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統箋案聆當作聆音琴周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注回祿火神再宿曰信

衡案孫之騄引呂覽天使陰暴云云見墨子非攻下篇又案金樓子云夏桀時天雨血月流精火神回祿

見于黔隧卽聆隧也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

詩商頌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世本古義朱子云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云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案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

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而王應麟引郡國志云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此與詩辭不合殆不足信又鄭語史伯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則夏滅之彭姓豕韋則商滅之昆吾顧旣滅于夏而此有昆吾顧者葢旣滅而復立之亦猶豕韋爲商所滅而其後世仍爲商伯古五伯數中所謂商豕韋是也一

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顓頊之虛曰帝丘夏爲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卽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志云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葢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也

呂氏春秋愼大覽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

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衡案呂氏之說半出門下遊說之士其言多雜而不純如此篇言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與紀年十七年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合又云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妺喜甚聽于女華也此與國語同誤至所謂身體離散爲天下戮則尤妄案桀在湯二十年始

卒何嘗有
加刃之說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
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
路史發揮孔子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居亳亳居安
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
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擣

安邑乃從下反上至于陑而反下乃趨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夫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餉以出于陑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于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伐人之國又有仁焉予于升陑見之矣

金履祥曰案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爲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

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卽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旣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旣興則桀紂卽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旣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

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辯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

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廹於天民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

三墳補逸書升自陑注者謂出其不意陑矣然其説實由升之一字葢古文簡與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戾若斯也竹書但云自陑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

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孫之騂曰東坡曰三朡今定陶水經注定陶縣故三朡國也湯追桀伐三朡卽此周武封弟振鐸之邑也故曹國玉篇朡國名宜卽朡三朡也湯伐之字書書傳作朡從舟隸從月通典㚇一也今濟陰東北四十九里有龍池朡亭郕一本作𠜾

統箋案郡國志濟陰成縣本郕國左傳杜預注東平剛父縣有郕鄉

獲桀于焦門

統箋案淮南主術訓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然

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曰焦或作巢一統志巢湖在巢縣西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据此則焦門當卽是巢門也

衡案淮南子云桀困于焦門言桀困于此有似于囚非湯以臣囚君也紀年言獲桀于焦門亦謂於此地得桀非擒獲之謂也此事逸周書殷祝解所云最爲確當

放之於南巢

原註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

一年原註起壬子終壬戌○易稽覽圖禹四百三十一年○前編自禹至桀除羿浞不數凡四百十一年○紹統始禹王甲戌受舜禪卽天子位終王桀乙未傳十五世十七王連羿浞共四百三十二年湯滅之○孫之騄曰路史夏后氏凡四百八十有三歲漢志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統箋案世紀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世世史始禹甲戌終桀甲午共四百四十一年葉史始禹丙子終桀甲午共四百三十九年今據竹書羿浞不在王數凡十有七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趙紹祖曰案起壬子終壬戌止四百三十年而自舜十四年禹代虞事起算則當爲起壬申又按晉書束晳傳有紀年夏年多殷之語今夏數雖多商數雖少與經傳異而究不多於商亦不同也○洪頤煊曰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注引此皆作紀年晉書束晳傳引紀年篇云夏年多殷今本仍殷年多夏非束晳所見本也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
世以台爲口實
逸周書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
祝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
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
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
國君之有也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
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桀與其屬
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

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

居南巢

水經沔水又東北出巢縣南注古巢國也湯伐桀桀

奔南巢卽巢澤也

路史國名紀南巢氏桀之封柰爲居巢亦作鄛今無爲

之屬曹縣也

前編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王伐桀放之于南巢

統箋按地理志居巢縣屬廬江通鑑注廬江十六縣有

居巢城桀奔此因以放之

鄭環曰案夏臺之囚湯幾不免踰年而後釋然湯固不以此而憾桀也臣罪當誅湯之心卽文王之心但商人已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矣迨昆吾來伐不得已爲景亳之會非敢拒王命欲救天下不得不先自救也苞有三孽先征韋次征顧以冀桀之悔悟而其惡更甚故三十年征昆吾猶未敢訟言伐桀也迨天怒人怨夏命必不可復延伊尹乃佐湯伐桀時昆吾又自衞入救而力已疲困湯於是潛師升陑以攻之陑在安邑西南而高于安邑故曰升孔氏所謂出

其不意是也昆吾陳師于安邑之東以待湯而不知湯已在安邑之西又由東至西以拒戰則其力益疲故乙卯之朝先克之後儒不知昆吾與桀皆勁敵而謂湯武之師以正不以奇是亦未覩當日之情事也昆吾既克卽由西而北與桀戰于鳴條桀敗績奔三朡遂伐三朡非窮追也黨惡者實繁有徒則三朡不可不伐又案周書殷祝解湯留桀至再至三桀不肯留乃自慚而避湯非湯放之也仲虺謂湯放桀于南巢亦史臣張大之詞觀湯二十年桀卒于鳴條于此

見湯之盛德亦惟慚其德之不能化桀以延禹祚耳曷嘗有放桀之事哉

衡案夏之南巢即周之有巢也墨子言湯放桀於大沙呂覽言逐之至大沙大沙地名無攷想亦謂其極遠耳而大荒西經云湯伐桀于章山郭注謂即大沙蓋因墨子呂覽而誤也尸子謂放之歷山亦誤案紀年湯居桀于南巢之亭山則非章山歷山可知墨子三辯又言湯放桀于大水尤誤世紀謂桀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而死亦屬牽混案桀

奔有巢在廬江六縣安得有浮海之事且有巢之君
納之至數年後方卒于亭山則此時未嘗死也蒸自
是有巢之國終商之世義不朝商直至武王十三年
滅商之後方通職貢其子孫亦可謂世篤忠貞者矣

竹書紀年集證卷十四終